康巴周末

甘孜日报

2016年5月 7 星期六 农历丙申年四月初一

第666期 总第11784号 康巴传媒网：http://www.kbcmw.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18 报刊代号61——66

总编辑 阿连 值班副总编辑 田杰

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传承文化 立足甘孜·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

天南地北康巴人

世人识得李四光，却未必知晓马胜云。

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甩掉“贫油”帽子，创立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两弹”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马胜云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室，任李四光部长的学生、助手。在李四光教授耳提面命之下，开始了他的地质力学研究生涯。

1958年，马胜云和孙殿卿一起发现北京西山隆恩寺第四纪冰川遗迹，李四光教授对此十分重视，他说“北京西山冰川遗迹的发现和确定，对中国冰期问题有肯定性和决定性意义。”前苏联科学院纳里夫金院士，对此著文称是“亚洲地质史上光辉的一页。”（苏联《自然》1960年第8期）

根据百度搜索提供的资料，马胜云1930年11月出生，四川康定人，男，回族；根据《共和国的拓荒者-全国优秀老干部图鉴》一书记载：马胜云1928年生，四川康定县人，回族。

尽管互联网上和书中有马胜云老人的文字资料，但文字简略。互联网和书中所示关于马胜云的出生日期有出入，但无论从那一年算起，马胜云已经快满90岁。得知马胜云老人居住在北京，记者专程前往，对老人进行采访。

“从康定走出来就是为了做点事”

——记李四光学术秘书、地质力学专家马胜云

■本报记者 唐闯 文/图

一

记者通过马胜云老人在康定的亲人，找到了老人的联系方式。经过中关村南大街和西三环之间的联络线，再经过北京舞蹈学院南门、紫竹院公园北门，记者很快就到了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南门。

研究所旁边就是李四光纪念馆，因为李四光先生的后人还在此居住，该馆不对外开放，只接受内部参观。马胜云老人就居住在与李四光纪念馆毗邻的一栋老房子里。

门开处，一位佝偻着背，穿着布鞋，走起路颤颤巍巍的老人出现在记者眼前，这位老人就是马胜云。马胜云老人的子女告诉记者：由于老人年事已高，不能长时间接受采访，要控制好时间。

刚刚落座，马胜云老人伸出双手轻轻握着记者的手，老人的手透着一股凉意。老人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缓缓对记者说：“我至今仍然清醒，主要靠头脑应付，然后是身体。”老人语气虽缓，但神情坚定。

随后，老人拒绝了记者的帮助，自己颤颤巍巍站起来，一步分作三步缓缓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老人又颤颤巍巍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书名是《共和国的拓荒者》，由中国国史研究编修馆编撰，中国科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马胜云老人告诉记者，他从没有接受过任何针对自己的采访，所以没有什么准备，书中的描述或许会对记者的采访有所帮助。“你从老家康定来，今天就是老乡间随便聊聊，听听乡音。”马胜云老人向记者解释接受采访的原因。

据记者了解，马胜云老人在汶川大地震后接受过记者采访，主要是从地质科学角度解释问题和疑惑；此外，马胜云老人还接受过北京晚报记者的采访，讲述李四光晚年的故事。记者注意到，迄今为止，在马胜云老人著述的作品中，除开地质科学研究方面的书籍外，马胜云老人还撰写了多本与李四光先生有关的书籍。

记者立即联想到了互联网上，关于马胜云老人那不足四百字的个人简介，而且在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与老人有关的照片，这与当下许多名人的词条让人眼花缭乱颇有些不同。

在聊天的过程中，记者无意中发现了老人获得的一本荣誉证书，让人惊奇的是，这本荣誉证书完好的密封着，尚未打开。更让人惊奇的是，对于这本荣誉证书的存在，马胜云老人并不知情，在颇有些意外的表情下，老人打开了这本荣誉证书，证书上的文字表明，马胜云老人入选《中华民族好榜样》一书，由此获得该荣誉证书和奖章。

马胜云老人淡然一笑，随即将证书扔在了床上。

顺着老人的这个举动，记者简单环顾了整个屋子。在屋子里，记者再未看到任何的荣誉证书。在简朴的书柜里，用毛笔字写下的“祝愿好人一生平安”的一幅字和许多书籍映入记者的眼帘，这些似乎是整个屋子可以算作装饰品的东西。

屋内的整个布局仍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格，房内家具简朴，透着过去年代的气息，在屋内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些用蜡笔直接画在墙上的图画，像是小孩子涂鸦之作。

据马胜云老人的家人介绍，过去一家人挤在屋里住，后来，马胜云老人的儿女们各自成家，仅剩马胜云老人和妻子住在这里。整个屋子内，除了那台索尼牌液晶电视，记者着实无法把这个屋子和首都北京，和宽阔的街道以及这个闹哄哄赶时尚的年代联系在一起。

与这一切相对应，由于上了年纪，马胜云老人始终保持着缓慢的语速向记者三言两语勾画自己的经历。此时，记者在感叹马胜云老人生活如此简朴的同时，也试着在老人的讲诉中理解一个远去的时代，理解一代人，理解中国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心路历程。

二

老人三言两语将记者带向过去，参看着《共和国的拓荒者》一书，马胜云老人的人生故事渐渐在记者眼前浮现。

1946年初秋，马胜云考入康定中学高中一年级学习。此时，与高他一班的任乃强结识，经任乃强介绍，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后，读过一些进步书刊。 此时，马胜云积极参加在康定中学义演《林冲夜奔》话剧，此活动当时在康定有一定影响。

1948年初，原国民党24军军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起义，康定中学停课。为解决学生读书问题，康定县回民新办一所小学，马胜云受聘康定回民小学任教。

此时，国民党残部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长官职权的胡宗南，将长官公署在刘文辉起义后迁至西康省西康县，命部下田中田师长进剿刘文辉，刘慌忙撤退，田师攻占西康省会康定，田师攻进康定后从空中投援物资，其残军在街上任意鸣枪横行，杀害中共地下党员、逮捕进步人士，市民非常恐惧，战争硝烟尚弥漫在康定。

马胜云冒着土匪（财主、恶霸）袭击的危险，忍着蚊虫的叮咬，在南郊山区一带玉林宫的密林中躲藏。解放军进入康定后，马胜云才回康定。回康定后，马胜云仍到康定回民小学任教。

不久，马胜云被派到干部政治培训学习班学习，学习了一段时间，结业后，仍回原校工作，被学校聘请任该校校长。此后，18岁的马胜云被康定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为代表参加第一届大会。之后，又被推举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出席第一届大会。

不久，马胜云到北京中央民族军政干部培训班学习。培训一年（目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筹建自治区），1950年初培训班毕业，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对于上述经历，马胜云老人只用了一句话概括：“我从康定出来，一口袋糌粑，一口凉水，在泸定过的溜索。从康定走出来就是为了做点事。”

马胜云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可以选择随军进入西藏，进而走上从政的道路。但此时，马胜云深感建国之初国家建设，急需矿产资源，因此，军政干部培训班毕业后，马胜云未从政，主动要求到北方交通大学补习基础知识。补习班结业，马胜云选学地质，入北京地质学院学习。

回想这一人生选择，马胜云老人说：“地球上的生命都有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名利只是几秒钟的事，要为人类做出有贡献的事。”

1955年，马胜云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室，任李四光部长的学生、助手，参加筹建地质力学院研究室，并在地质力学研究所工作。

从此，马胜云与“苦”为伴，却甘之如饴。

此后四十年，作为学术秘书，马胜云几乎参与了李四光主持的所有地质研究工作。冒严寒，顶烈日，在人烟稀少的戈壁、荒山中，跋山涉水，攀悬崖，临深渊，登峰探谷，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马胜云与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们先后对京津、皖南、大别山、湘南、秦岭、胶东、苏南等地区的构造体系厘定、经向构造体系建立、构造复合联合及地壳运动时期鉴定等地质力学基础理论和某些重要矿产的成生与分布规律应用研究做出贡献。

在野外地质考察研究的那些年，马胜云住过牛圈，也睡过猪圈；他曾在翻山时，从山上摔下来；他屡次遭遇猛兽，说不清多少次掉进深沟之中；在野外考察的路上，他曾三天三夜挨饿；在安徽考察，由于怀里揣着指南针，乡里的干部和村民误认为马胜云是特务，将他抓了起来；在进行地质考察时经过的村庄里，村民点不起菜油灯，马胜云只能借火堆发出的光完成考察报告。

当天，马胜云老人对记者聊得最多的就是自己野外考察时的经历，从老人说话时的语气和眼神之中，记者能够感受到老人内心的自豪感、以及作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开拓者的那份豪迈之情。

上个世纪50年代，在以李四光为代表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开拓者们的努力之下，我国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重要油田，一举使中国扔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参与者之一，马胜云老人还通过自己的文字继续书写那段历史，普及地质科学知识。老人先后写下了地质力学专著《怎样找钴矿和矿》、科普读物《穿过地平线》、《李四光年谱》、《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专著，参与编撰《李四光全集》已出版八卷，以及编写科研报告、科学规划、编审书刊几十册等。如今，将近九十高龄的老人已开始写作一部自己的回忆录。

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有多少人曾像马胜云老人一样为了理想奋斗一生、贡献一生，却又终究甘于默默无闻？结束采访后，记者被这个问题牢牢抓住了。记者似乎明白了马胜云老人一直毗邻李四光纪念馆而居，不愿离开的原因。

由于时间的缘故，也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许多可歌可泣、永远值得铭记的故事马胜云老人尚未来得及向记者讲述，但记者相信它们一定会出现在马胜云老人的回忆录之中，这些故事也一定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启示。

走出马胜云老人的家，经过李四光纪念馆，脚下的路宽阔笔直，经过这条路，马胜云老人从康定走到了北京；经过这条路，许多和马胜云一样的人从祖国的五湖四海汇聚到了一起；经过这条路，新中国的现代化的轮子飞速旋转，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一切很容易让人想到五星红旗，它色彩鲜艳，四颗小五角星正紧紧依偎着一颗大五角星。

每周锐评

☆话题背景

为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4月26日下午，州人大常委会组织新任国家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刚刚获得任命的10名国家工作人员面向国徽，手贴宪法庄严宣誓。**（综合媒体消息）**

沐浴宪法的神圣之光

■欧阳美书

我们在厘定动物与人的关系时，常常在“兽性”与“人性”两个词上转换，兽性即所谓的生命本能，人性即所谓后天教化。然而，人之所以为人，还有第三个属性即“神性”，只不过“神性”或“神圣”二字更多时候在被宗教所使用。这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人类的进化方向与历程，从动物（兽）到人（人性），从人（人性）再到神（神性）。这种进化，既是身体的，更是精神的。

只不过，这种进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着曲折与反复，潜藏于人体深处的兽性时而跑出来破坏人性，否定神性，进而危害他人与社会。对此，人类想到的办法是制定规则，将兽性关进“规则的笼子”。各类法律、道德、纪律规范，就是这种规则。而宪法，则是最高规则，是社会最高组织——国家的根本大法。

与普通法律规范相比，宪法作为最高规则、最高规范，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是全体民众意志的反映，并由此拥有了不可忤逆的神圣与威严。虽然在产生一部宪法时，未必是全民投票百分百通过，但宪法一旦确立，就拥有了它的神圣与威严，哪怕不赞同它具体条文的人也必须百分百地忠诚于宪法并忠实地执行；否则，就是违宪！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宪法作为一国之根本大法，它与国旗、国徽一样，是一国之标志、象征，是每一个法治状态下的公民安全、权利、幸福之最高精神寄托和最高保障，值得我们每个人景仰与维护。一个没有宪法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国家，哪怕强如汉唐，亦只能称之为“家天下”；一个可以随便轻忤宪法的国家，同样不能称之为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由此及彼，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出入代表着国家的权柄、威仪与光芒的人员，从内心深处遵从宪法到无论公私场合所有的言论、行为都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就成为必然。并由此可以认定，全国人大制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时向宪法宣誓的规定，完全符合历史大势与潮流，是一种深得民众内心点赞的进步之举。而我们据此也可确认，在一个没有宪法或宪法缺少尊严的国度里，个人的权利、幸福或尊严根本就无从谈起！

看着我州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公开进行宪法宣誓的新闻，笔者欣慰之余也有一点小小的希望，那就是这类新闻应尽可能“大张旗鼓”一些，纸媒、电媒，传统媒体、新媒体等集体上阵，不惜文字、图片、时间、版面地全力“公开”，让我等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沐浴到宪法的神圣之光。

致敬！南下干部

——我州南下干部采访札记

■韩晓红 邓知

张尚喜，战斗英雄，随部队南下来到康定，最后留在了甘孜州，在石渠、理塘、甘孜、得荣、炉霍工作过，现居泸定干休所。

当我们敲开泸定干休所张尚喜老人家的时候。拄着拐杖的张尚喜老人迎我们一行进屋。老人的住房谈不上宽敞，但很整洁，所有的家具谈不上时髦，却安排妥帖。

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

这位当年的战斗英雄虽有些佝偻，但从高大的身躯仍能看出他当年的英姿。

老人平静地讲起了他的南下经历：

“我参加革命是从参加县大队开始的，后来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部队，我是机枪手。”

老人回忆当年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时候，不时重复着当年端着机枪冲锋、扫射的动作，神情有点激动。

“我们团（555团）进驻康定，接防558团，”老人向我们讲述着当年进驻康定时的情景。

老人告诉我们，他最初在石渠，后来走路到理塘，走了18天，后来又从理塘走到得荣，走了22天，之后又调到炉霍工作。“那时的生活的确很艰苦，要开展工作，还要剿匪，我的很多战友牺牲了生命，我经常想起他们，想起那些和我一起走进甘孜州的战友，心里很难过，毕竟我们一起战斗了那么长的岁月，我们一起走南闯北，一路南下，一路战斗。”

“战争时期，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到了地方以后，也只有一个念头，服从党的安排，服从组织安排。”

“我的生命都是党给的，为党的事业做一点事情是应该的，我无怨无悔。”

老人对自己几十年来吃了多少苦，立了多少战功，经历了多少次危险似乎记得不多，没有说起。只是说：“每次战斗下来，都有纪念章发到我的手中，我保存了好久，后来搬家丢失了。”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弄丢了他很遗憾。

结束对老人的访谈，起身即将离开的时候，老人连声说给组织添麻烦了，感谢老干局的关怀以及此次专门派人搜集他们当年事迹的作法。

抓实“十个一” 实现“七提升”

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争创藏区一流

《康定的记忆——图说炉城》出版

本报讯（郭昌平）近日，由龚伯勋编撰、康定市出资的《康定的记忆——图说炉城》出版了。

《康定的记忆——图说炉城》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龚伯勋通过图片的形式，从古牦牛国说起，一直说到康定撤县建市，这其间他说到了康定历史上的几次变迁；讲到了康定城的兴起；讲到了康定的三个城门；讲到了作为西康省会的康定；讲到了康定的解放；讲到了康定的城市建设；还讲到了康定历史上的文化名人……

龚伯勋用图片让读者又看到了康定的这些建筑，这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代人的乡愁，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谢辉 编辑：王朝书 图片总监：廖华云 组版：曹雪原 本刊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新闻热线：0836-2823621 邮箱：258911884@qq.com